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一、良友喜相逢 把酒談心 忽驚警號

虎女聞言才知主人用意。想起林蓉人最謙和恭謹，初次上門便鬧得這樣污穢狼藉，又和公遐一起，避是無法避，說又沒法說，人更四肢無力，不得不要未婚丈夫相助，不知如何善法。心正好笑，回顧紅牯自從容到之後朝主人叫了兩聲便即奔去，忽由林中飛馳而來。方想，這東西真個口緊，這裡牠常時往來，和主人這等相熟，以前幾次相見，竟會絲毫不露。早知還有兩位師兄弟在此，與之結交往來豈不也少好些寂寞？心方一動，紅牯已飛身而上，到了祖、龐二人面前叫了幾聲，手中遞過一簇開有小花的香草，公達隨手分與三人。

虎女還未接過便聞到一股清香，笑問：「恩師以前說是出山訪友，一去不歸，近數月來才知他老人家為奉師祖遺命隱居森林。我雖見過紅牯幾次，彼此均以意會，言語不通，我看牠和二位師兄這等熟法，牠的吼聲聽得出麼？」

公達笑答：「這東西靈巧非常，起初獨居森林深處，專彩野果草根樹葉度日，性雖猛惡，力大無窮，無故向不殺生。只是天性剛直，遇見弱肉強食，以大欺小，便打不平。偶見林中大蟒吞食野獸，激於義憤，互相惡鬥了好幾次，雙方變成死敵。仗著身軀力大，一向都是牠佔上風。」

「那蟒又長又大，猛惡無比，山未被牠弄死。似這樣每見必鬥，過了多半年終為大蟒暗算，將其困住，眼看送命。家師和二師叔想收服牠曾用過不少心力，早知此事，本想助牠將蟒除去，為了用功太忙，未及下手，牠已中了蟒毒，被蟒纏在一株大樹之上。」

「就這萬分危急之際，三師叔恰巧發現本門信號，知道二師叔也隱居在此，趕來尋訪，無意之中將牠救下，把蟒殺死，連家師和二師叔也不顧尋找，先尋一處地方將牠安頓，費了半個多月苦心，方始將毒去淨，轉危為安。因此，這東西對三師叔最是感恩，忠心已極。」

「不久尋來此地，三師叔因原住之處風景頗好，又在大樹上蓋了一間茅棚，各人都要用功，並未搬來同住。大師伯又要坐關，每次來往，都是事前約定，或命紅牯送信。我二人俱都喜牠靈慧，每來必要留牠半日，或是和牠一同回去，彼此極熟。我們都當牠同門師兄弟看待。」

「先苦言語不通，去年冬天才經三師叔指教，說這東西通體和人相似，只有一件缺點，牠那小舌太大，不能人言，心性卻比人還靈巧，人說的話全懂。牠的吼聲也非沒有音節，只是開口音多，所發都是宮商之音，如能耐心領會仍可聽懂。相處一久，常時細心察探，果然明白幾分，我還學了幾句。這東西威猛無比，野獸全都怕牠，有時遇到大群野獸，學牠的樣兩聲怒吼立時驚退。」

說罷便試了幾聲，果然轟轟鏗鏘聲如洪鐘，和紅牯吼聲一樣，只沒那樣震耳。紅牯也在旁邊嬉著一張闊口和公達對吼起來。

秦真便問：「祖師兄你和牠吼的什麼意思？」

公達笑說：「這時是吼著玩，牠笑我只會吼這幾句嚇退野獸的話，吼聲大小，不如牠厲害。方才是說真氣已退。又聽後洞師長說，這位棘老前輩還有一個兒子，定在明日尋來，父子會合便同往別處去。西山的事無暇過問，此來乃是另一要事，打算把話說完，略微商量便要起身。三位師長卻因多年老友久別重逢，並說那事情還早，耽擱數日無妨，再三堅留聚上數日再走。」

「來時原在龍尾壩留話，命那位棘大哥到後，去往東山先尋蒲蘆、尹公超，就在香粟村等候。恐其好勝喜事，見棘老前輩不在，聽了主人之言去往已家莊生事，特令紅牯與公明大哥和公超。蒲、侯諸兄送信，令其騎虎尋來，到時並由紅牯接應，以防第一次深入這樣黑暗的森林，遇到大群蛇獸，孤身一人，萬一有險。牠奉命起身時繞往寇師弟房中，見他夫婦各臥一榻，睡得甚香。」

「照此情勢，一醒人便復原無疑。牠恐先住那間還有餘臭，又是我們必由之路，見天還早，就是半夜起身也不至於誤事。此時天還剛近黃昏，特往後洞絕壑之下採了一些避毒清神的香草，要我分送你們。再待一會兒便要起身，可有什言語叫牠帶去麼？」

虎女笑說：「牠不會說人話，我們所說牠帶不到，二位師兄洞中可有筆墨紙沒有？」

話剛說完，紅牯已往下縱去。

龐浩笑說：「這東西實在靈巧可愛，牠已往取筆紙去了。公遐夫婦睡得這香，必是青靈丸之力，否則，毒氣雖淨，元氣大虧，非但疲倦不堪，週身還要酸痛，哪會睡得這樣安穩。不過祖師兄救人心切，自己藏了數年不捨服用，準備先將內家功夫練夠火候，大師伯恰巧功行圓滿，準備練那太乙罡氣之時再吃的一粒青靈丸就此送掉，至少要多下三年苦功才能抵補了。」

虎女等三人均覺公達義氣，這樣難得的珍藥竟能捨己送人，更生敬佩，正代公遐夫婦感謝，同聲稱贊。

公達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！實不相瞞，我雖蒙朱太師叔盛意成全，終想一個人的成就必須自己發奮，不能倚仗藥力。我到手數年不曾服用，一半固想考驗本身功力，一半也是因為此藥珍貴難得，能夠起死回生。我並不是體弱的人，平白吃掉未免可惜，不如備而不用，遇到必須之時，或是救己，或是救人，均比仗牠偷懶少用苦功要強得多。」

「我恐寇師弟知道底細，還曾叫你不要明言，只說助他復原的藥丸。可惜只剩一粒，因他夫妻情分太深，又防彼此推讓，特意分成兩半，指明每人只服半粒，不吃不行，多吃無用。你對他夫妻雖未明言，卻向新來三位兄姊說了兩次，他們骨肉之交，還有不知道的麼？一件不相干的小事，休說同門師弟，便遇外人有此危難，也無坐視不救之理，非要叫人知道，聽些感謝稱贊的話，何苦來呢？」

龐浩連忙謝過，停了一停，從容說道：「本來我不想說，後想一個人有什過錯，固應明白說出，使自己愧悔，並使旁人聽了警覺，如有好處也應表現。此藥實是珍貴已極，師兄能捨自己去救別人，非但受的人感佩，連我也自愧弗如。大家以後既是自家骨肉，好壞均不應該隱瞞，這才說出。」

「我看事已過去，空口感謝的話無須多說，師兄這樣仗義卻是一個好榜樣，使大家知道都和你一樣存心，比起一時私惠為善，惟恐人知那等淺薄之念，豈不好得多麼？」

說時，紅牯早將紙筆取來，由公亮寫了一信，令其帶交香粟村諸俠，打發走去。聞言笑說：「龐兄說得極是。」

虎女、秦真也覺有理，便不再提。

龐浩隨說：「話雖如此，寇師弟夫婦一是讀書之人，一又寄人籬下，在惡霸家中長大，人雖極好，終嫌客氣，如知祖師兄為他還要多用三年苦功，新交不久，心必不安。事情終要知道，暫時最好不要提起，等相處日久，彼此情如一人，再說也是一樣。」三人應了。

公達便說：「大近黃昏，紅牯早走，三位師長平日不喜人服侍，今日卻有遠客，恐要款待。龐師弟暫陪三位兄弟，我往後洞請問一聲，就便看望寇師弟夫婦醒未。他們肚瀉之後起來定必饑渴，如已復原，或能隨意走動，索性連他二人喊來，就在這樓上聚談賞月，吃上幾杯二師叔自製美酒，把紅牯今朝捉來的十幾隻山雞，連同棘老前輩山外帶來的食物飽餐一頓，豈不痛快？」

龐浩笑答：「我正想往後洞請示，師兄自去也好。」

同時請把杯筷多取兩份，連那應用的鍋架全數帶來，就在這樓上大家動手做來吃如何？」

公亮便托公達向諸位老前輩請安求見，並請指示機宜。公達笑諾，縱身下樓，飛馳而去。

三人見那樓四外圍繞著千百竿修竹，竹梢離樓面約有丈許，看去綠雲也似，晚風吹動，宛如一片碧波微微起伏，竹韻蕭蕭，十分悅耳。本有一副極長的竹梯通到下面，又高又陡，只近頂七八尺露出在外，餘均深藏竹林叢中，方才便由此走上。因那竹梯也是整根巨竹製成，又寬又大，主人陪客緩步上升，毫未遲能。

走時想是看出天氣不早，急於往返，並未由梯而下，徑由樓面上輕輕一縱，便到了大叢竹梢上面，蜻蜓點水，疾如飛鳥，就在

竹梢上面接連幾個起落，便將那方圓二十來丈的一片竹梢走完，縱將下去一閃不見。

那麼又細又弱的柔枝密葉，走在上面連竹枝也未見有起伏擺動，也未見怎用力縱跳，輕輕巧巧直似星丸跳擲，轉眼縱落，身法輕快從所少見，分明內家輕功已臻絕頂。三人都是行家，婁、秦二人更深知這類登萍渡水、踏雪無痕的輕功妙處，忍不住同聲贊好起來。

龐浩笑說：「我這位小師兄無怪師長憐愛，人也真個出眾。非但從小便得高明傳授，聰明用功，他那為人和天性之厚更非常人所及。小弟便得到他幫助甚多，他那好處一時也說不完，雖受大師伯鍾愛，反倒虛心。我和他同門好些年，初來時他還不滿十歲，已是一身驚人本領，比小弟強得多。」

「如換尋常幼童，師長如此憐愛，自己稟賦又好，自必難免有些自滿，照他那樣便是稍微狂傲，本來及他不上，人又年輕，也不至於有什話說，他卻始終守著大師伯之戒。這些年來除我有心求教，請其演習指點或是互相對手，從未見他矜才使氣，實弄本領聰明。」

「他平日老嫌同門人少，常向三位師長請求多收幾個師兄弟，均未如願。不料今日忽然來了幾位好友，先來兩位又被大師伯收到門下，必是一時高興太甚，只顧說笑談天，和小弟一樣忘了天色早晚。方才回顧，夕陽業已落山，快要黃昏，才想起後洞還有一位前輩遠客，無人在旁守候；三位師長還要待客，恐有吩咐，又想三位兄姊來此師長雖已得知，人早到達，還未稟告，一時心急，竟將他近練草上飛的功夫施展出來。」

「外人不知也許當他逞能，其實這才是他天真之處，該用則用，決不藏私。知道三位不是外人，後洞深居地底，相隔頗遠，洞徑又是上下曲折，不能一起飛跑，洞那面光景黑暗，又有樹林遮住，看不出來。如我料得不差，還許是由地面上穿林而過，索性不走地道，改由絕壑下面後洞口趕進去呢。」

公亮笑說：「便龐兄不說我們也都知道，休說一見如故，二位師兄的熱腸高義，真實本領，已見一斑。便這內家草上飛的絕頂輕功各有妙用，乃各家不傳之秘，外行看不出來。我們都是學過的人，雖然功力相差太遠，但卻看得出來，就這一見也有不少益處。如當我們外人，怎會毫無掩飾，和練功夫一樣施展出來？龐兄輕功雖未見過，來時我也看出幾分，實比我們高明得多，以後還望多多指教才好。」

隨問虎女：「四妹從小便蒙雲老前輩收養，愛如親生，情逾父女，像這類內家上層基本功夫為何不曾學會？」

虎女道：「你哪知道恩師的心意？他雖傳我不少武功暗器，均是專作防身之用，再三力誡，說我年幼勢孤，又是女子，有此二虎，加上恩師所傳武功，足能自保，無故決不許我多事。那年山中大雪，親眼見他踏雪歸來，腳底連個腳印都看不出來，再三要學。」

「他說我從小生長山中，吃虎乳長大，自來力大身輕，本是美質，這類輕功不足為奇，學也容易，但是本山住有惡人，學成之後難免遠出生事，他不在家，遇到危險無人解救，因此不能傳授。其實比這個更高的功夫還有不少，只是不到時候，必須照他老人家的意思，到了時節，便連劍術一同傳授。」

「我聽了雖然不快，無奈他老人家對正經事說到必要做到，怎麼求告也是無用。那日你曾說我內外功都有一點，有的非得過高明傳授不能到此境地，有的卻又不合章法，令人不解，便由於此。因我性太剛直，膽大好勝，除卻應敵防身的兵刃暗器全是師傅，另外一些都是無師之學，憑著自己心意練習出來，所以看去好壞都有，參差不齊了。」

秦真笑說：「四姊好些本領均是絕頂聰明，自家體會得來。三哥曾說你那無師之學，只比尋常苦練多少年的人還高得多，不過有些地方不是常人所能練到，又不像是有人傳授，對你只有佩服，並非說你不濟。我想學你那樣還辦不到呢。」

虎女微嗔道：「這些弟兄姊妹只七弟一人嘴巧，專會說好聽話，明明是我功夫不夠，偏恐你三哥當人說出我不高興，代他說好聽話。我雖性高好勝，真不如人，是我無理，決不護短，何況這裡都是自家弟兄，本不如人，硬要面子有什麼用處？這樣柔嫩的竹梢，走將上去連枝葉都未見怎動，豈是常人所能辦到。像我這樣冒失的人不必走遠，只開頭一縱便掉將下去，人雖不致受傷，這身衣服必被竹枝刺個六穿八洞了。」

秦真笑答：「四姊錯怪我了。我說的是你那好些無師之學，並未恭維你的輕功，論文情，祖、龐二兄雖非外人，到底還是初交，你是我姊姊，又是未來的三嫂，怎麼也算自家人，就算一見如故，來此終是客體，哪有當著初見面的主人恭維自家嫂子的道理？三哥和你那深的情愛，他如無心得罪，自會賠禮，說起來他又比我深上一層，也用不著我代他說好聽話啊！」

虎女天真大方，秦真年紀最輕，童心未退，歡喜說笑，雖然相見不久，大家都和親骨肉一樣，又都光明磊落，向無男女之嫌。

虎女自和公亮訂婚之後，情義益發親密，不似林蓉言動之間還有一點拘束，雙方說笑鬥口已成習慣，聞言佯嗔道：「七弟好好一個人偏要貧嘴薄舌，我和你三哥訂婚誰都知道，又不是私的，只一說我不過，便要繞著彎喊我兩聲三嫂，彷彿這便是我短處。可見你們口口聲聲說男女都是一樣，無形中仍不免於輕視！反正賊巢一破，我們四人便行婚禮，喊我三嫂應該，早晚改口都是一樣。」

「由今天起索性你就喊我三嫂，看我可會臉紅麼？像蓉姊那樣面嫩易欺，因恐你們拿她和寇兄取笑，樣樣招呼周到，結果還是不免，她越怕羞，你們說得越起勁，我真不懂是何原故。索性臉老一點，看你還有什麼法想！一個人只有一樣稱呼，以後再要喊我四姊，莫怪我不理你了。」

龐浩早聽說起這位三師叔門下的奇女子，這時見她非但英姿颯爽，明艷絕倫，人更大方自然，於天真誠樸之中別具一種英儀，絲毫不作兒女之態。秦真是幾句無心之言，少年好勝，借著稱呼稍微取笑，便被說得面泛紅雲答不出來，方覺好笑。

公亮已接口勸道：「七弟年輕，你是姊姊，他本好意，為何越扯越遠，幾時有人輕視你來？」

虎女氣道：「這班弟兄只七弟最淘氣，專門拿老實人開心，虧你老了面皮還要幫他，你們男的都幫男的誰不知道？連你也是有份。你們雖然不曾公然欺我，我也不怕人笑。人家寇兄、蓉姊多麼好的兩口子，不過忠厚一點，你們便拿人家取笑。大家弟兄姊妹好好聚在一起談天，偏要說上幾句怪話欺侮人家。他兩夫妻偏是軟弱無用，明是夫妻，有何可笑？稍微聽人一說，或是多看他一兩眼，便要臉紅，有時還要避開。昨夜蓉姊嚇得都不敢和寇兄並坐。」

「我勸她賭氣索性放大方些，偏又做不出來，聽說像她這樣還算是最大方的，像城市裡千千萬萬的婦女，見了人怕頭怕腳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還不知多麼可憐呢！你自己和影子一樣老跟在我身邊，照樣和我也是未婚夫婦，有時也要答上兩句取笑人家，我真替你害羞。七弟這樣刁鑽說嘴，他早晚必要娶親，到時我饒他才怪呢！」

公亮知她天性好勝，非說贏不可，當著外人不便深勸，便朝秦真暗使眼色。

秦真假裝未見，笑說：「我正嫌兩種稱呼麻煩，喊你四姊顯不出我和三哥的交情，喊你三嫂親熱一點又恐挑眼，這樣再好沒有，回去便對各位兄長、姊妹、師姪和全村的人說，你不願人喊你四姊，請大家把稱呼改過，不是三嫂三弟妹，便是三伯母、三孀子、三師娘便了。」

「至於我將來是否娶親，此時還談不到。如其和三哥、寇兄一樣，也有這樣良緣遇合，我臉皮比誰都厚，隨便三嫂怎麼稱呼取笑，決不臉紅怕羞。如違受罰，你看可好？」

話未說完，虎女已接口笑罵道：「老七胡說。我只對你一人而言，誰要你叫大家改口？你敢亂說，我不給你苦吃才怪。」

秦真還要說時，見公亮連使眼色，想起龐浩和虎女雖是同門之交，畢竟初見，虎女又是向不輸口的人，不應這樣冒失，心中一悔，連忙改口笑答：「四姊不要生氣，怪我不好，幸而龐兄不是外人，否則豈不被人笑話？小弟無禮，情願認錯。連我也等三哥大喜之後再改稱呼如何？」

虎女終是未嫁少女，只管天真豪爽，到底有點面嫩，無奈話已說出，無法改口。又知秦真淘氣，恐其真個回村宣傳，又不肯說

軟話，剛有一點忿意，聞言立時收風，笑說：「七弟就是這樣討人歡喜，雖喜說笑，從不過分。我們本和親的骨肉一樣，蓉姊人最溫柔忠厚，她那身世又極孤苦可憐，先在惡霸莊中長大，終日提心吊膽，受盡苦痛。

「乃姊本來非人，對她還算好的，偏又忽然殘廢失寵，無力保護，後更死於惡人之手。眼看不保，好容易遇見寇兄，彼此傾心，在萬分危險之中，仗著她的膽勇機智，九死一生，才脫虎口。她武功雖不甚高，人卻極有志氣，最難得是巴賊家中豪富，那等勢迫利誘不為所動，情願一個人拼著性命不要，逃將出來，嫁與自己所愛的人。

「這等膽勇志氣實在難得，我們理應另眼相看，格外愛護，不能因她以前受惡霸常年脅迫，心志只管堅定，那平日熏染來的女子嬌羞習氣一時不能去掉，便以她取笑，引使害羞為樂。村中只你弟兄四人為首，偏都不曾娶妻，她一孤身女子，只有一個最親愛的丈夫，又因大害未除，不曾過門，常被你們取笑，窘得滿臉通紅，連日又有事商量，一同出入，還不能避開。

「初來不久，同村婦女她都不熟，每日必須和你們這些男子一起，時時刻刻都要防人笑話，多麼難受。我也和她一樣身世，如論以前經歷，除未受惡人調戲威嚇外，前半全仗虎媽喂養，說起來比她只有更苦。總算生長山野，恩師憐愛，除按時耕作外，不倚靠人，也未與惡人同在一起，染那尋常婦女習氣，可是這類事看了卻是不平。

「我知七弟人好，原是無心之舉，只圖說笑熱鬧，對她夫婦情分更好，沒有絲毫惡意，並未想到此是侮辱。如真把我二人當成親姊妹，說笑只管說笑，不要再將男女界限分得那清，心有成見，拿此事作題目，我就更說你好了。請想，我們朋友知己尚且親密，何況未來同甘共苦的夫妻呢！互相照顧關切理所當然，人情如此，如何當成是笑話呢？」

秦真方才認錯，原恐虎女弄假成真，心中不快，又當外人故意敷衍幾句，一聽這等說法，反倒覺得理虧，面紅起來，忙說：「四姊說得極是。小弟實是年幼無知，不料四姊這樣認真，從此改過就是。」

公亮和秦真交情最深，恐他不好意思，方想分說，龐浩笑道：「紅牯怎會回來這快？方才那虎往後面林中轉了一轉，便往回路跑去，先後不過兩個多時辰，連小虎也隨紅牯趕來，莫非發生什麼事不成？」

虎女見秦真臉紅，也悔自己說話大直，想要分說兩句，聞言乘機接口道：「紅牯和二虎由何處趕來，如何未見？七弟你看得出麼？」

秦真方說：「我未看見，那旁樹林中有點響動，也許就是。」

隨聽銅鐘也似轟的一聲怒吼，跟著又是兩聲虎嘯。龐浩笑道：「小弟日常看慣，知道他們來路，紅牯更是性急，遇到急時每喜縱身樹梢，由樹頂上飛馳而來。虎行有風，森林中日常幽靜，連一絲風都沒有，這裡地勢又頗奇特，隔著這片水塘，十里之內森林中稍有動靜便可聽出，紅牯和二虎走動之聲早已聽慣，連我尚還未見，你們自看不出。請朝那邊土崖谷下一排樹林留意，轉眼就看到了。」

三人遙望所指之處，先是一條黑影帶著兩點金星，由高達一二十丈的大樹梢上凌空飛落，正是紅牯。縱到水塘邊上，便和箭一般飛馳而來。崖對面樹林中又是風聲呼呼，有兩條黃影和三四團藍光在暗林中閃動飛馳。紅牯業已趕到樓下，剛縱縱帶跳順著竹梯穿林而上，兩虎也由林中相繼馳出，上面還坐著兩個小人，正是伊萌和石野兒，伊萌手上還拿有一封書信，越料村中發生事故，心中一驚。

紅牯先朝龐浩叫了幾聲，虎女不及詢問，紅牯已凌空飛躍，朝伊、石二人飛身迎去，剛看出是想引這兩人上來，一條小人影子突由下面順著竹梯飛身縱上，正是祖公達，見面便說：「果然棘老前輩料得不差，來時我聽紅牯吼聲，敵人明日便要派人往香粟村示威。來敵並非庸手，最好不等趕到，和前兩日一樣迎頭打發回去才好呢。」

公亮、秦真正要探詢，見龐浩笑問：「師父可許我們前去？」

公達先暗使了一個眼色，笑答：「我還不曾探師父師叔的口氣，就叫我來傳話，連寇兄夫婦都未及看望呢。」

二人心剛一動，伊萌、石野兒業已望見三人同聲急呼，縱下虎背。紅牯再由竹林上面縱落，會合一起，引上樓來。

因人已到，帶得有信，便未再問，由公亮將信接過，大家湊在一起同看，一面聽伊、石二人說那來意。才知眾人走後，公明恰巧回村與眾商計，因料賊黨連受重創，仇恨越深，業已勢不兩立。雖然來賊無一生還，賊膽已寒，但是內中還有好些著名兇人決不服輸。

女賊婆蕭五姑若要病好，更是多年盛名，自從昔年一敗，銷聲匿跡，費了多年苦功，練了好些凶毒的暗器，滿擬手到成功，報仇泄恨，不料所投主人連遭慘敗，自家師徒還未正式對敵，便先損兵折將，派去幾個得力徒黨，竟會全數失蹤，無一生還，病好起來定必急怒攻心，想起畢生成敗，能否挽回昔年盛名只此一戰。

照女賊婆平日性情，寧死也決不後退，何況還有許多厲害同黨，另外幾個五台、華山兩派餘孽也還未到，人又詭計多端，或明或暗必要由她主持，選些本領高強的黨羽來此窺探，甚而借此示威，陰謀暗算，乘機殺傷些人都在意中。和眾老少英雄商計了一陣，初意只把留守的人再分兩個能手沿途接應，仍打著不令入境，迎頭堵截的主意。

不料公明同了蒲蘆正往換班接應，石野兒忽然趕回，中途相遇，一談當日經過，才知侯元昨日一怒而去，乃是故意做作。實則侯元叔姪來路途中便聽傳說，桐柏山紅雁嶺的幾個異派凶孽原是異姓同門，結為兄弟，本已洗手，隱居山中，擁有大片田地，打算享那晚年之福。無奈兒孫徒黨眾多，又都有一身本領，閒得無事，均不安分。

始而還守為首五惡老賊之誡，只在山中打獵，偶然三五為群去往熱鬧城鎮中遊玩，也和尋常紈袴子弟一樣，除到處飲酒宿娼，浪費金錢擺闊而外，仗著老賊弟兄五人家中豪富，子孫徒黨各有大片田產，表面合在一起，內裡卻早分開，互有界限，每年均有富餘，法用不完。

當中一大片為五惡夫婦所有，每年都有不少出產，自家子孫用起來更是方便，無須在外搶劫。除偶因爭風吃醋，倚勢橫行，或明或暗將人打傷以外，並不再作綠林生涯。五個老賊先因為惡數十年，看出許多同輩逐漸傷亡，惟恐惡貫滿盈，生了戒心，後又發生兩件非常之變，乃師慘死，同類調殘，好些比他本領更高的異派人均被正派中人誅殺，心雖恨毒，越看越怕。

自家崆峒山中又藏有大量金銀珠寶，這才悄悄離山，暗中偷運出來，隱居桐柏山中，連道裝也都換掉，隱姓埋名，不問外事，專享晚年之福。後因五惡每人均有不少妻妾，大半都是民間搶來，年久無事，雖向不許與娘家人通信來往，自己又都還俗，不致走漏風聲，但這班姬妾生有好些子女，有的連孫子都快成人，娶了妻室。

後山這片盆地雖極廣大，種田的人多是從小買來的窮人之子，從小經過訓練，非但耕作勤勞，體力健強，更有極嚴厲的山規，只把事情做完，一切均可隨意，與尋常土豪人家做法不同，但從小到老決不許其離山一步。因是恩威並用，賞罰嚴明，除對老少主人無論何事不許違抗而外，因不受官差欺凌，山中又不納糧，所得雖只十之一二，比起山外那些農人的日子反倒好過。

加以多年細心教練之下，對於主人畏服已慣，從無一人背叛，有的還更忠心。因為規條極嚴，別的均好商量，只一私離山口犯者必死。這多年來從無一人敢於私出。只有各家子孫人數越多，少年喜事好勝，又有一身家傳本領，只管再三告誡，均是陽奉陰違。

最後集眾宣說：「我們江湖上仇家太多，難得山中這好地理，經我五人細心密計，把兩條山口隔斷，另外養上幾隻虎豹等猛獸，使樵彩人不敢涉足。通往全山的要口路上又派了幾個心腹，假裝山中獵戶土人，以作耳目，來人稍有可疑當時殺死，再使虎豹吃上一半，留下殘屍以為掩飾，尋常遊山樵彩的人便設法嚇退回去。終日苦心用計，才得多年無事。

「你們的田產也越來越多，吃用不完的再由地道秘徑偷偷運往山外販賣，換成金銀存放積蓄起來，目前業已富逾王侯。你們只肯守成，吃上十世也用不完。這一大片土地不令外人涉足，山中每年這多出產，還要設法運出，去換金銀珠寶，事前事後還不使人看出一點痕跡。雖然每年只有一次，其中隨機應變，察看來去道路的形勢，種種戒備要用多少心力。

「山外幾處大鎮市上並還終年開有好些行棧，都是我們多年心腹。自一歸隱，看清地理，開張之後，他便算作本分商人，非但平日本領絲毫不露，便有時遇到可惡的官差和左近土豪惡霸欺壓，也是一味忍受，表面從不與人爭執反抗，就是對方欺人太甚，當時情願吃虧，一面由我老弟兄五人輪流出去，等事過後再下毒手暗算，哪怕殺個雞犬不留，外人也決看不出有一點可疑形跡，年輕人貪玩，喜歡酒色，在所難免，為此又想下種種方法，使你們讀書習武之外各隨所喜，都有行樂之道。

「並且每次運送山中物產出山販賣，必用重金往遠近各地買些美貌少女分與你們，看得中的自己收房為妾，餘者配與農奴。所以我們山中無一醜婦，那些農奴也因此感激，對我忠心。另外還教了兩個戲班子，隨時均可演戲歌唱作樂。

「像我們這樣奢華安逸，便是那些王公貴人也未必有此享受。你們每日飲食起居和種種享受，哪一樣不是好到極點，可知這裡面哪一樣不是五家老人同心合力想出來的百年大計，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傷了多少人命，才有今日。

「這等用盡心計，終年愁慮，有時還要為了防患未然，或是自己人在山外受人欺凌太甚，惡氣難消，或是有什難辦的事，他們奉命裝到底，哪怕無故被人打死也不可露出本相，須由我們五老弟兄推人出去，暗中下手。這類事又要機密，又要本領高強，心細如發，才不致露出破綻。

「一晃已有二十多年，主要原恐日久疏忽，被人知道，引來仇家，惹出家敗人亡大禍。哪知你們過慣無奇，這樣好的享受和舒服歲月偏不知足，時常還要瞞了我們互相勾結，去往遠近城鎮之中遊蕩。我們業已年老，子孫又多，真要按照家法心又不忍，如今與你們約定，少年心性，喜新厭舊也是常情，山中只管生活富麗，享受無窮，到底都是一群自己人。

「高房大廈、園林風景以及戲班歌舞聲色之好，不是住慣無奇，便是看慣用慣認作尋常，終日無甚事做。雖有幾個喜歡種花養鳥和調弄絲竹，比較還有耐心的，但居少數，大部子孫均覺山居太沒意思。你五家老人年輕時都是這樣心理，這也難怪，想要出山遊玩。

「我們弟兄商量多次，均覺人多，自家子孫不容易管，已決計不再禁止，但有幾件必須遵守。否則，我們老的費了多少年心血，出死人生，結下許多仇敵，方始得到這樣多的財產。歸隱之後，仗著我們五家雖是異性兄弟，多年同門至交，久共優樂安危，比骨肉還親。

「中年之後，備家子女成長，又互相結親，加上一層至戚，才能同時隱退。一開頭便連經密商，彼此開心見腸，同為本身安危和子孫百世之計，又費了多少心血，終年都在操心，才保得這多年來安樂享受，財產也越來越多。各家老少又都分開，每年還要公分一次，怎麼也用不完。合在一起固是富可敵國，便是你們各人分開，哪怕一個三歲小孩，也不失為一個大富翁。

「這樣豪富美滿的大家，如因你們年幼無知，惹來大禍，非但可惜，也實痛心。你們只敢違背，說不得只好狠狠心腸，把你們這些性喜遊蕩的人全數緊閉石牢之中，甚而處死都不一定。這幾條並非難辦，只稍微把老人的話記在心裡便可無事。第一，出去的人不要太多，必須分成幾起，各走一路。每一處至多四五人，男女均可。出時須先稟告。

「雖然各走各，暗中卻要互通信息，隨時暗中相助。第二，多好武功也不許和人動手。錢只管用，不許招搖，與人鬥氣。遇到心愛的女子不可動強，對方如其心願，當時用錢買來，不問娼家民女，至多玩上三五天便須離開，不許留戀不去。你們從小嬌慣，好勇鬥狠，又都好勝，商客你裝不來，最好裝成路過當地的富貴人家公子。

「除本人外，可用我們信牌，在各地行棧中選上兩個久跑江湖的伙計作為下人。除遊山玩水外，遇到通都大邑，有錢人多的地方，顯不出你們，還可多玩幾天。尋常一點的州縣市鎮決不許停留五日以上。還有，便是你們都有一身家傳武功，不可向人露出，更不許多管閒事，隨便與人結交，只一看對方是個江湖中人，或經隨行人指點，便須設法疏遠，不可親近，最忌引了外人上門。以上諸條如有違背，輕則三年不許出山，重則禁閉，或受家法處置，命也送掉，不可違背。」

這些小狗男女始而偷偷摸摸溜往山外遊蕩，因這五家老賊天性兇殘，言出法隨，決不寬容，最難得是彼此深知利害，人又機警奸狡，一向同惡相濟，多少年來始終勾結一起。入山以前，早經再四商量，開誠相見，所定山規公平嚴厲，彼此利害相關，就有一家子女受罰死傷，本身父母尊長決不偏袒。

為首老賊色魔王歡喜真人茹本和第五個惡道賽純陽羅鴻章，更是陰險淫凶，殘忍已極，每次偷往山外都是提心吊膽，玩不幾天便忙著趕回，因是不能暢意，只管心中戀戀，去得更勤，心神老是不定，惟恐回家受罰。想不到大、五二惡忽然召集五家老少當眾宣示，似因這樣禁止出山，一個耳目不週反易生事，自家兒孫又不捨得下那毒手。

知道人情得之越難，越覺有趣，索性另定法規，開放出山之禁。經此一來，以後便可隨意出入，所說諸條又都容易遵守，並不為難。所慮只恐洩露蹤跡，全家生命財產所關，便父母尊長不說也應仔細，全都同聲誓諾，力言決不敢違。五惡把話說完，二惡三眼神魔朱錦首先落淚，四惡飛叉手李青龍，三惡粉面真人苟金銘和大惡茹本也相繼慨歎。

除五惡羅鴻章始終還是那陰險測測帶著一臉鬼笑外，俱都面有悲憤之容。這五家小狗男女，連同一班徒黨中的男女少年共有六七十人之多，見五老賊平日那麼興高采烈，笑容滿面，忽然這等神氣，全都奇怪，再三請問，大惡茹本方始說出原因。

大意他們昔年本是崆峒派二次開山以後第三代有名人物，同輩男女同門共有二十多人。仗著本門這一支師徒同門人多勢盛，橫行多年從未吃過大虧。直到二十五年以前，為一女同門受了敵人引誘，忽要改邪歸正，因此發生內亂，致被敵人乘虛而入，將師父所煉二十六口毒藥飛刀盜去，那女叛徒也被自己人暗算逼死。

先是師長起初迷戀她的姿色，欲納為妾，在本門中這類原是常事，美貌女弟子初進門立誓時便有獻身之條。不料賤婢起初原是迫於無奈，被師父強收為徒，不是心願，年紀又小，心靈詭詐，對於師長和先進同門均善閃避，居然處女。直到師母為敵人所殺，此女年長，越發好看，被師父看中，立意收她為妾。事前兩年她因採藥遇險，全仗正派中仇敵解救，心生感激；又經對方勾引勸說，心早搖動。只是深知師門法嚴，對於叛徒決不容她活命，因此膽小因循。

雖還不敢公然降敵，業已愛上那人。師父再一逼她，便與仇敵勾結，先用巧言欺騙推托，暗使詭計將刀盜去，又愚弄師父，將當初引我五人進門的二師兄和五師兄陰謀殺死，弄得眾同門人人自危，對師離叛，她也為了所勾結的情人援兵未到以前，一時膽小顧慮，不敢先逃，被師父強姦。自覺對那情人不起，心更恨毒，竟將師父乘隙刺死。最終她也為我們所殺。

她那情人立志為她報仇，到處約人。由此數年之中將我師兄弟三十多人殘殺殆盡。只剩我們五人比較有機，見本門中人十九傷亡，本派好幾位師伯叔和前輩長老也相繼為敵人所殺，眼看大禍臨身，自知不敵，方始帶了本門師徒多年的積蓄隱居本山。聽說仇敵昔年曾發大誓，因為逼殺那賤婢時，我們五人倒有三人是在內，他自己終身不娶，立志非將我們殺光不可。

事隔十年，忽然聽說，這廝以前所勾結的各派敵人甚多，近來不知何故，老是獨身來往，仗著本領高強，形蹤隱秘，常時變換形貌，使我們此時相見也未必認得出來。我們目前一切恩仇早都丟開，本想就此終老。一則此人仇恨太深，想起痛心，放他不過。

二則他在仇敵之中武功劍術雖高，我們也並非打他不過，無奈此人手眼通天，機智絕倫，好些正派長老均是忘年之交。他這多年孤身往來必有深意，有時接報，發現蹤跡，聽了雖然氣憤，只在暗中準備將來報仇之法，一直不曾輕舉妄動。以前不許你們出山，一半為了此人將來難免與之相遇，這廝專和有錢人為難，何況我們是他對頭。

雖然我們準備多年，早晚終要尋他算賬，但還不到時候。萬一你們在外發現，此人動作如鬼，務要小心，不可絲毫大意。隨將仇敵平常年貌裝束和各種面具、口音仔細說出，姓名卻不肯說。

這伙小狗男女因老賊恐他得知仇人姓名來歷，無心談論，惹出事來。只知父母尊長有這樣一個強仇大敵，誰也不知那就是尹公超。起初倚仗錢多在外荒淫，為守老賊之誠，並不惹事，也不與人交往。無奈少年心性，會武的人都喜結交有本領的朋友，本來又是那樣出身，日子一多，便有兩人偶因一時遇合，交了兩個巨賊，彼此本領都高，心性又極相投，互相結納，一拍即合。

對方看出他們並非尋常紈袴子弟，料有來歷，再一加以結納。雖守老賊之誠，不肯明言，江湖上人十九心明眼亮，一聽便知對

方必是一個成名洗手的老輩子孫，也就不再多問。先是兩三人彼此結交，為了雙方氣味相投，都是這一類人，主人再一虛心下氣，優禮相待，自然越交越深，人也越引越多。

隨去的下人雖是老賊手下徒黨，奉有密令，但這班小主人多勢眾，本領又比他高，為首五賊年又太老，近年財產越富，為子孫打算之心更切，事必躬親，樣樣都要過問，一日到夜為子孫做牛馬。又都好色，每人已有不少姬妾，每年還要添人，荒淫樂事又多，好些事都忙不過來。

心想主人這大財勢，老的快死，這些小的又非尋常富家子弟，人數這多，都有本領，巴結還來不及，如何得罪？就是稟告上去，老年人心疼兒女，至多罵上幾句，自己卻結了怨家。當然不肯作這呆子，樂得互相勾結，沾點油水。五老賊還當自己法嚴，跟去的人都是精明強幹的心腹，自己心計周密，樣樣防到，何況所說諸條均易遵守，只要捨得花錢，決可無事。

哪知多麼精明的人，只一沾到自家子女和至親至戚身上，有了許多礙難顧忌，法令難行，便要生出弊病。不消兩年，這班小狗男女朋友越交越多，非但江湖上有了名聲，有時並還隨同出手幫人搶劫。因恐風聲太大，仗著錢多，並在河南、山東兩省各買了一片田產。園林，立下外家。

因五老賊精明心細，子女秉有遺傳，鬧起鬼來也都不弱，只比老的更壞。身邊心腹均經小賊警告，又見他們雖在外面招搖，並未洩漏自家機密，彷彿兩處財主暴發戶，一旦有事，只要逃回山中，入便不知他的去向，淮也不願開罪。覺著法令雖嚴，全為手下的人而設，這都是他親生子女，大家全都知道，誰都不說，並非自己一人，就是鬧穿，其勢不能全體處罰。

何況小的又寫了包票，於是無一稟告，五老賊始終不知信息。就這樣小賊還恐老的偶然出山，故意在外面創了一些牌號以作掩飾。一面在山中布下耳目，隨時窺探，私通消息，往往老賊還未出山，他們已先知道，結果派去的人反倒成了這班兒孫後輩的心腹，互相勾結包庇。五老賊一直被這班兒孫後輩瞞在鼓裡。只管近年膽子越來越大，勾結的人越多，無法無天，任性妄為。

為了黨羽越多，只管家財富有，既恐大量運出，被老賊查問出來露了馬腳，再說也不捨得。加上所結交綠林中人日常勾引激勸，覺著這類搶劫他人以為己有，不勞而獲，沒本錢的買賣，實比耕農所得，土地販賣的利益要大得多。起初還只偶然嘗試，仗著家傳本領，人多勢眾，幾次得手均有油水，嘗到甜頭，越發得意，人也更加驕狂，終於明目張膽。在同類輾轉結交之下，巴家莊新來這伙賊黨中，竟有多人是他的死黨。

自從中秋前日起，巴賊連遭失利，看出形勢不妙。內有兩賊因和這班小賊結盟兄弟，相交年久，知道對方來歷。忽想起五惡生平惟一死對頭正是尹公超。休看五惡在家中納福年久，老來守著大批財產和許多兒孫眷屬，越發謹慎，膽怯怕事，對此生死之仇決不忘記，只是顧慮太多，因循下來，此時只要有人前往警告，說他五人蹤跡敵人業已知道，只等破完巴家莊便要就著眼前人多勢盛，前往尋他五人，掃蕩全山，連老帶小一同除去，十五後半夜起便和巴賊商定。

因新來老賊婆蕭五姑性大強做，業已一力擔承，如其事前不曾商計，請那昔年名望又比她大的能手來此相助，難免心中不快，甚而作梗都在意中。再加旁觀者清，女賊到後，另一老賊又看出她師徒病得奇怪，認為可慮，便瞞了女賊師徒，暗中密計，想好主意，由那兩賊星夜往尋幾個為首小賊，照著預計，一面作為賊黨和小賊在外面聞得信息，回山告急，先探五惡口風；一面選出幾個有本領的飛賊故意往山中窺探，現出形跡。

因去的人都與諸小賊商好，除為首五惡外，早已上下勾結成了一體，即便五惡親身出探，有這些同黨掩護，也是看不出來；一面再想好許多說詞，連僵帶激誘勸小賊相助。這班五惡的子孫年長的雖然也有四五十歲，因其平日專走上風，享受已慣，又常聽父母尊長說起仇敵，心中憤怒，咬牙切齒。

再一想到近年聲勢越大，早晚難免洩露，不如就此機會把事鬧明，既可將父母尊長的仇人殺死，永除大害，又可大震聲威，名揚天下，加上朋友的交情，自然願意。

本來這班小賊分居河南、山東兩地，相隔頗遠，就用火牌急報日夜不停，連信帶人一同趕去，往返也有好些日子，不會來得這快。也是事情湊巧，這班小賊因往潼關一個賊黨家中吃喜酒並帶做壽，事完同游華山，相隔黃龍山不遠，妙在幾個重要一點的全都聚在那裡，本比原處容易尋到。

內有數賊因與花、劉二賊也有一點交情，雖因雙方辦喜壽的日期相差只一兩天，僅關這面交情深，不能兼顧，打算把禮送去，能趕得上更好，不然作罷。十五日裡忽聽急報，說二賊困犯官事，業已全家逃往黃龍西山巴家莊。照著江湖上重憂不重喜的規矩和朋友義氣，本應前往慰問，看看所投主人巴永富是個何等人物，這樣仗義，有多大家財田產，能收容這兩家老少徒黨好幾百人，以前怎的未聽說起？

雖有幾個知道的，也只說巴賊是個世居山中的土豪，別的都都不知道，一半好奇，一半敷衍朋友，本就動念，打算中止華山之游前往探望，正問：誰有交情？何人願意同行？忽有人來賀喜，談起前事，竟知底細。並還奉有老賊花五之命，到處約人。

見此情勢，立時乘機遊說，先說花、劉二賊和主人巴永富如何義氣交深；再說東山比西山還要富足，妻、秦諸俠專和江湖上人作對，如何可惡；山中土地肥美，出產眾多，風景如何良好，利益無窮；地勢險要已極，官府不敢為難，許多好處。群賊全被說動，本來要去，便不往華山，做一窩蜂往黃龍山來湊熱鬧。

到了動身這日，山中派出請人的賊黨恰與路遇，說尹公超也在其內，東山勢盛，只等大破巴家莊，還要去往桐柏山中尋五惡晦氣。話未說完，這班小賊全被激怒，竟自告奮勇，一面帶了群賊趕來會合，一面分出兩個年紀較長，平日最得醜惡老賊寵信而又機警會說的人，照著來人心意回山告密，照計而行。

當侯元到這一天，本和蒲氏夫妻同路，為了侯紹有事，想起黃龍山左近有一隱居多年的老友，昔年曾經訂約，許久不見，前往訪看，就便托他，正好一舉兩得，無意之中抽空往訪。因那友人名叫邵森，所居就在入山路上荒鎮之中，相隔甚近，借著步月往訪，也未告知同伴。

到後非但訪問出巴家莊近日虛實和五老賊隱居桐柏山經過，一群賊子賊孫已全趕往山中與巴賊相會，並還談起天寒老人棘荊和愛子棘開相繼趕來，老的業已入山，小的明日也必趕到。侯元以前原是江南著名大俠，一班英俠之士結交甚多。因其人最隨和，一般綠林中人只非淫凶極惡，無故向不輕易樹敵。這班江湖朋友仰慕他的名望，多半想盡方法與之結交。

侯元另有小計，覺著專與這班人對敵並非善策，轉不如表面敷衍，暗中分別，遇事相機而行，可少好些枝節，如有事情也更容易。因此多少年來只管威名遠震，除那一些極惡窮凶之徒，是有名望的多半相識，至少也是點頭之交，對方只知他愛多交朋友，不論是哪一面照例各交各，有時遇事只有從中化解，並不偏向一面。

抱著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主意，誰也不知他藏有深心。人又滑稽，沒有架子，不問老少輩分一體相待，永遠嘻嘻哈哈，因此全都喜他，認得的人多而且雜。

那位隱居山村的老友邵森，更是一位成名多年的老人，有兩個兒子邵仁、邵義，均吃鏢行飯，終年與人保鏢，仗著老頭子的情面寬廣，家傳本領，從來不曾失風，因守父誡，對外最是謙和，從不露出絲毫鋒芒，前年索性向鏢行告退，連鏢也不保，帶著十多年的積蓄，回家侍父，一同耕種度日。不知道的人都當他父子全家以自耕自種為生，誰也看不出以前有大來歷。

老的雖早隱姓埋名，絕口不談江湖上事，小弟兄兩個因在外面保鏢多年，哪一路人都有交往，人又義氣豪爽，歡喜結交，只管隱居山村，不問外事，一班有深交的好友仍在暗中來往。山村地勢偏僻，離官道鎮集雖遠，如由南路去往西山，雖不算必由之路，十九都要由離村半里的一條山徑上走過。久跑江湖的人本來眼亮，何況稍有名望一點的人多半相識。

由前日起，花、劉二賊帶了大批徒黨避往西山，二賊雖是形跡隱秘，極力掩飾，一則人馬馱轎太多，山中荒涼，忽見有人帶了許多行李，三五十人為群陸續入山，從來所無之事，自然一望即知。加以賊黨人多驕狂，雖奉為首二賊之命，均以為山民無知，膽

小怕事，只把兩處較大一一點的山鎮避過。繞上山路以後，對那藏在山坳中的零星人家非但不以為意，並還準備只要土人生疑趕來探詢，或是在後尾隨，便加威嚇，稍有違抗立時殺以滅口，一點不放在心上。

邵氏弟兄第一日就看出路道不對，仗著所居山村共計六七戶人家，地勢隱秘，外人非要走出好幾里登高回望不能看出。連那所耕兩三百畝山田都被山崖林木擋住，看不出來。因見賊黨過時，前有趟子手，後有斷道，形跡鬼祟，似恐人看出神氣。知道山腳一帶共計二十來家山民，分居在山腳、山窪溪谷之間。只自己這一村，都是老父昔年開荒時招來的親友，比較人多，餘者均是零星散戶，恐其無知犯忌，這等荒僻山野一個不巧全家送命，連冤都沒處伸。

老遠望見，看出來勢不妙，始而分頭挨家送信警告，說有大群刀客人山，最好藏避，不要露面，便可無事。

初意原因西山惡霸巴永富常與江湖上人勾結，東山還有幾位俠士，偶然也有朋友來往，料定來人非此即彼，本沒想到多事。後見賊黨來之不已，全都帶有大量金銀衣物。暗忖：婁、秦諸俠只是聞名，連父親也未見過，只有好些老友與之相識，聽說他弟兄四人領頭，帶了東山土人開墾耕種，就有朋友來往不會這多，怎的來人會帶有大量資財，分明想作長久之計。

照情理說法與東山諸俠無關，如其往投惡霸巴永富，他乃山中有名地主惡霸，聽父親說，東西兩山勢如水火，表面雖還安靜客氣，實則邪正不能並立，早晚必有翻臉之時。忽然兩三日內陸續來了多人，又帶著這多行李。巴永富一向淫豪荒奢，這類惡霸大都自私自利，就有江湖朋友交往，不是為了好名想要增加威勢，便是有什利用之處多，那麼田產雖多，也決不肯無故招納許多的人前往久居。

如說為了中秋佳節請客歡宴，或有喜慶之事想要擺闊，來人不應帶上這多行李。如因惡霸富名在外，山中地土肥美，出產眾多，引使賊黨眼紅，也決不會連老帶小連同家產財物一齊搬來。就是因為山中土肥，想要開墾，也不應事前毫無準備，一來就是好幾百口。算來算去，不是來人為惡眾多，樹下強敵，想投巴家避禍，便是主人有什用意，自己請來，就這樣仍覺人來太多，好些不合情理。因相隔遠，認不出內中有無熟人。乃父先又不許多事，正在納悶。

這日早起，又往高處偷看，回顧乃父邵森也跟了來。這時賊黨山外來人越多，除花、劉二賊全家老少連同徒黨二三百人之外，還有中途得信尋來的劉家賀客，以及各地約請來的能手。入山的人越來越多，不時還有三兩人一起，連騎帶步由山內趕出，馳往山外，神情動作看去都是那麼緊張，走得甚急。偶然遇見對面來人，彼此必定停步招呼，或是搶上前去談上一陣再分別起身，正料山中必有變故，多半於東山諸俠不利。

忽然看出內有兩人不走正路，朝自己隱伏的山坡上繞路走來，腳底甚快，知道蹤跡已被看破，躲避無用。邵森立命二子迎上，自己避向大樹之後，相機應付。不料這兩人都以前相識，和邵氏弟兄頗有交情，此舉也非存心。因是二人一路不曾合群，又未多帶行李，見三人藏處風景頗好，又有幾株大柿樹業已紅熟，一時乘興，繞路走上。雙方見面甚喜，就在當地敘闊，談了一陣別去。

邵氏弟兄和來人有交，探出巴賊好些虛實，因不知東山這面是何光景，父子三人力量有限，並無多大助力。彼此素不相識，不知深淺，就此登門也覺冒昧。正在氣憤，打算分出一人趕往東山香粟村送信，相機相助，力量出到哪裡是哪裡。邵氏弟兄覺著父親辛苦一世，近年雖然隱居山村，衣食溫飽，無奈老人家性情古怪，終日耕種勞動，不要子女兒孫服侍，沒享過一天福。再要老來為了自己一時喜事，惹出什亂子牽涉在內，問心越發難安。正在勸阻，就去也是兩小弟兄出面，不要乃父過問。

忽聽身後有人笑聲，邵氏父子都有極好武功，老的久經大敵，耳目更靈，有人掩到身後，事前毫無警覺，不禁大驚。邵氏弟兄深知對方能手甚多，不是易與。方才來這兩個人是否有心窺探也拿不准，心有成見，剛縱起便被邵森止住，同時認出來人正是乃父老友至交天寒老人棘荊，不禁喜出望外。雙方一談，棘荊也說事頗兇險，並且多他父子三人並無用處，連棘老均不必參與此事，隨說乃子棘開日內也要趕來。

巴家莊惡霸巴永富勾結賊黨，準備大舉，和東山諸俠一決存亡之事全都知道。四人談了不多一會兒，棘荊忽說：「女賊婆蕭五姑師徒快要趕來，女賊練有極陰毒的暗器，必須上來先挫她的威風，稍微警告，以免婁、秦弟兄還未得信，不及防備，受了她的暗算。二位賢姪如願看我下手，不妨跟去，但是相隔要遠，不可露出形跡，萬一同來還有能手，我如與敵人動起手來，你們只作不識，各顧各回家，至多被她看破。她多少人也無奈我何。」

三人隨即起身，仗著連日天好，月色清明，三人先往西山路上覓地埋伏。

女賊婆師徒苦練多年，又收了石野兒一個異人做徒孫，連同幾個得力徒黨，得意非常，滿擬所練暗器曾下多年苦功，斷無不勝之理。本來本領高強，在江湖上行輩又尊，花、劉二賊等所派賊黨再一極力恭維，越發趾高氣揚，旁若無人。師徒男女十餘人連巴家派去的轎馬都不要坐，說要踏月前往，千萬不使對頭知道，最好出其不意到了巴家吃完夜飯，冷不防突然趕去，當時便可成功。

內中幾個男女徒子徒孫更是驕狂任性。入山以前，因聽已賊命人來報，說起接連失利之事。女賊固是大怒，力言無妨，不問敵人多少，有什高明黨羽，我只一到便給他一個下馬威。這幾個徒子徒孫連石野兒在內，因見來人面色憂疑，說接連兩三次去往東山的人全數失蹤，意似敵人厲害不可輕視，心中不服。竟暗中打一手勢，當著來人逞能，耀武揚威，推說觀察形勢，施展輕功，當先趕了下去。

女賊婆雖端著身份，不肯這樣輕浮，故意說門人不應驕敵，早晚斬盡殺絕，何必忙此一時？一面同了幾個年紀稍長，準備到時師徒合力，各用所練毒針向敵夾攻的心腹得力門人，正在邊說邊走，滿口大話，說之不已。眼看相隔巴家莊只二十來裡。

師徒一行連巴賊派來迎客、中途相遇的同黨共是八人，正走之間，忽然一陣風過，風並不大，可是女賊婆師徒五人忽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好似吹了邪風，走不幾步，人便有些頭昏寒熱，不大舒服。又走裡許，巴賊和幾個為首賊黨得到信息，震於女賊師徒多年威名，宛如救兵天降，驚喜交集，慌不迭大舉迎來，不料人已生病，好生掃興。當風起時，由一列大樹底下經過，左面是片山崖，相隔還有數丈，女賊婆蕭五姑覺著這樣微風怎會打什寒噤？

雖然有點疑心，為了好名心盛，憑自己的耳目本領，敵人竟敢暗算，事前毫無警覺，丟人大甚。心料敵人既敢下手，必要現身，想等發現形蹤再說。又見沿途地勢均非埋伏之處，並且同行八人，只隨行四個徒弟說是和自己一樣，打了一個冷戰，頭腦有點發昏，來接的三人俱都無事，想了又覺不像。

後來越走越不對，越想那風越怪，自己體力最強，從未病過，怎會如此？方始生疑，事已過去，當著外人不便再說，非但不好意思出口，更恐對頭得了便宜賣乖，突然現身叫陣。此時週身寒熱交作，四肢無力，好些吃虧，一個不巧，丟人更大。只得發令將前行門下喊到身旁，假說我們吹了邪風，人不舒服，這裡形勢險惡，如有敵人，容易埋伏，務要留意察看，免其漏網，小心戒備。

同時已賊等也大舉迎來，因敵人始終未見一個，也未有什可疑之跡，時候一久便忽略過去。暗中被天寒老人用罡氣打傷成病，一點不知，以為事出偶然，真個中了邪風，人雖病倒，照樣驕狂。直到幾個未生病的男女門人同了石野兒往探東山虛實，一去不歸，方始心生驚疑，表面仍不輸口，以致已賊等為首諸賊情急心慌，除原約凶僧、凶道外，又將昔年西崆峒五惡的子孫徒黨勾引了來。

這裡天寒老人暗用罡氣打傷女賊婆師徒之後，回到邵家住了一日，便說：「龍尾壩還有朋友，恐棘開尋來，不知路徑。此子年雖不小，還是當年那樣性如烈火，此次東西兩山惡鬥，關係重大，難得這許多兇人惡賊聚在一起，最好就此機會一網打盡，免得又留後患。」

「我昨日用罡氣打傷女賊婆師徒之後，本可當著群賊臊她的臉，不肯現身，便恐打草驚蛇之故。此外，我還想到東山看看婁、秦諸弟兄，就便尋訪兩三位一別多年的好友。我兒如來，可令往東山香粟村訪問便了。」

邵氏父子留他不住，問所尋好友是誰也未明言，只說人家隱黃龍後山森林之中已有多年，不願人知，新近才在成都和本山附近訪問出他的蹤跡，所知並不詳細。他們不見生人，說之無益，隨即走去。因此賊黨虛實全都知道。

侯元問出之後，心想，賊黨這面我有好些熟人在內，蒲氏夫妻一向說我交友太濫，香臭不分，不問美惡，都與往來，公明更是疾惡如仇，如被知道，定必攔阻。其實他們不知我的用意，這等做法只有不便，便和邵森商計，也覺所說有理。雙方約定，一個作為由別處得信尋來，一個作為往尋前遇兩賊，同往巴家作為內應。除邵森被二子極力勸住，沒有同去，邵氏弟兄當時便即起身。

侯元再裝和諸俠說笑話，一時激怒，負氣而去。侯紹早和叔父商量停當，借口解說，也追了去。剛到便聽群賊說起，五惡子孫徒黨業已尋來，看形勢，連五惡也必引來。知道厲害，便命侯紹借著往兩山交界窺探敵人蹤跡，去向東山諸人送信，另做準備。侯元原說自己只是訪友，連看熱鬧，因平日交情太寬，惟恐對方有自己朋友在內，便尹公超、妻公明也是多年未見的舊友。

我只住上兩日就走，誰都不幫，也許這場熱鬧我都不看。為了去時假作去往東山訪友，路過西山賊黨，再三挽留，請往莊內，上來言明在先，加往巴家小聚都是極大面子，本領既高，名望又大，人都知他，向來是這樣的脾氣，又見侯紹已被說動，答應相助，侯元並未阻止，不置可否，辭色神態極為大方自然，老是那麼嘻嘻哈哈。又知這人得罪不起，勸其相助對付敵人定必不肯，反失面子，只得聽之。侯元打發侯紹走後，故意約了兩個素與江湖勾結，行輩較尊，人較方正，為情面所迫不得不來的名武師同往莊外閒遊。這時已是公亮等四人去往森林尋訪異人的第二天早起。

剛到莊外便見一人，在兩山交界去往東山路上飛馳，行家眼裡認出不是尋常，忙同追去。侯元腿快得多，當先追上，那人發覺西山那面有人追趕，反身迎來，見面一看，正是天寒老人之子棘開。回顧同來二賊相隔尚遠，匆匆說了賊巢虛實，令其轉告東山諸俠，另一面侯紹也將伊萌、石野兒尋到。棘開別了侯元，前行不遠，恰將伊、石二人追上，會合一談，因棘開來路得到好些消息，一聽天寒老人未往東山，中途推說有事，忽然走去，兩小弟兄忙即歸告公超。

公明、公超等得知前事，知道事鬧越大。又聽公亮、虎女、秦真和公遐夫婦昨日夜裡往安樂洞，一去不回，不知這五人有了奇遇，始終人在森林之中，急於想見三位異人，尚未離開，公遐夫婦均受了傷，剛剛拜師，還在靜養。心疑發生變故，否則這一行五人多半謹慎，奉有在兩山交界埋伏殺賊之命，怎會一去不歸？心中驚疑，使命伊、石二人拿了親筆書信，照虎女所說途徑去往安樂洞，看五人是否在彼，可曾去過；一面傳令準備。伊、石二人剛剛橫斷森林還未走出，便遇二虎同了紅牯先後馳來。伊、石二人均知紅牯機警靈慧，互用手勢一談，立即騎虎尋來。

眾人看完書信，得知底細，驚喜交集。天寒老人原早料到，命公達傳話，令公亮、秦真、虎女三人先同回村，公遐夫婦暫留當地，等人好之後再說。剛由裡面趕出通知，紅牯已引伊、石二人趕到。方才眾人閒談，早就聽說伊、石二人異稟奇資，小小年紀都有一身驚人本領，見面一談，越發歡喜伊、石二人，和公達也極投機。

公亮等三人一聽形勢緊急，公明來信又有賊黨今日必有來犯之言，最好仍照前法，由兩山交界起分作三起埋伏，不令侵入香粟村一步等語，這才想起離開防地為時已久。一則林中黑暗，二則良友關心，聽說公遐夫婦中毒病倒，雖是絕處逢生，因禍得福，終想見上一面。

初意本想拜見虎女之師雲老人，不料另兩位前輩異人祝一公和鐵藜老人也同隱居在此，大老二老的門人祖公達、龐浩，更是一見如故，十分投機，只願想由這兩人身上拜見三老前輩，當面求教。賓主五人越談越投機，竟將時光早晚忘記。

中間妻、秦二人雖也偶然想起，終因三老前輩和公遐夫婦均未得見，而這三位異人又聽尹公超、妻公明以前說過，乃青城派別支，昔年天都、明河二長老的小師弟游居上的門人，算起來還是青城派教祖矮叟朱梅的同輩，另外還有一位隱居本山青砂林的異人猿長老，精通越女劍法，本領更高。

昔年公明弟兄為了尋訪這幾位異人的下落，費過不少心思，苦于森林地方廣大，不知青砂林是在何處。另外三位老前輩更只知道鐵藜老人一個。還是公超在雲南昆明聽一老前輩說起，曾見此老兩次往黃龍山深處，餘無所知。另兩位祝一公和雲老人連名姓都不知道。連來山中尋訪了幾次，毫無蹤影。

正要回去，忽遇秦氏兄弟，彼此訂交，再三挽留，覺著一舉兩得，既可幫助秦氏弟兄改革香粟村，使東山土人同登樂土，就便還可尋訪這兩位異人的下落，於是成了久居。一晃多年，日常也在留心，始終未遇，直到三年前公超來訪，才知青砂林在後山深處密林之中，林中地方不大，險阻甚多，形勢尤為高峻。

猿長老人也介乎邪正之間，門下除一班門人外，並訓練有五隻白猿，都精劍術，猛惡無比，常人足跡已不能到。他師徒閉門清修，向不容外人前往窺探，本來無法往尋。新近猿長老得了一部《火真經》，正在閉關苦練，去了也見他不到。

公明一聽猿長老性情剛暴，並非真正端人修道之士。鐵藜老人苦尋不見，估量老人既是天都、明河二老的師姪，未必肯與異派中人同居一山，心便冷了下來。前夜公明因聽虎女之師是雲老人，一問拜師經過，先還疑是鐵藜老人化名，後來一問相貌，虎女說是白髮紅顏，身材高大，聲如洪鐘，喜著白衣，與鐵藜老人形貌不對，也就放開。

尹公超師徒尋來，說在途中曾與老人相遇，雖未及詢問來歷，但決不是鐵藜老人，正想見面向其探詢，忽然發現老師弟兄三人竟隱居在一起，多年心願，自是喜極，就此走去決捨不得，又和公遐夫婦交厚，想見一面。

覺著西山賊黨業已膽寒，先守了一日並無事故發生，連日來了幾位能手，武功劍術均比自己要高得多，並還約定在中部一帶往來接應，稍遲半日回去當可無妨，因此耽擱下來。及至把信看完，聽祖公達說，天寒老人也是料定賊黨只管暫時不致全軍出動，日內必派能手前往擾鬧，暗算行刺，三老暫時無暇相見，令三人可先回去，改日抽空再來。

雲老人並說，那些皮衣已快制好，不久也許同了鐵藜老人往香粟村見面，不必忙此一時。一算天色又是第二日的黃昏，當時驚覺，便向主人商說，打算和公遐夫婦見上一面，告辭起身，並托二人代向四位老前輩致意。

龐浩笑答：「我們一見如故，師門又有淵源，以後還要常來常往，既是村中事情緊急，還是早點起身為是。公遐夫婦人已脫險，尚須靜養，此時不見無妨。」

公達歡喜石、伊二人，知其遠來，為尋虎女等五人為時已久，正勸二人飲食，吃飽再走，接口笑說：「龐師弟平日常說我性急，今日如何催起客來？」

龐浩笑說：「我因天寒老人向無虛語，既催他們回去，必有用意。寇師弟夫婦又不知醒未。心想，說到便罷，無須多此一見，自家弟兄，正事要緊，故不客氣了。」

虎女見伊、石二人一聽催走，吃得更香，接口笑道：「我那虎快，就有什事，不多這片刻耽擱。看他二人這樣吃法，定是離村時久，饑渴交加。此去要由中部一帶經過，離兩山交界頗近，就許遇敵動手也說不定，莫如讓他二人吃飽再走。我三人就此機會看望寇兄、蓉妹，不是一舉兩便麼？」

公亮方要開口，秦真噫了一聲，忽然起立，虎女、公亮也同時瞥見下面林內走來兩人，不禁同聲歡呼，趕了下去。